

梁發傳

第一章

穆德博士曰，「我深信全世界之人，尤其是西方各國之人，從來未有需要教會歷史之研究如今日者。我想稱此種研究以一較大之名詞，卽基督教推廣之研究，在各世紀中，已發展普及全球矣。我誠心相信，在我儕宗教之歷史中，今日可稱最艱危之時代，我儕要收羅各時代之經驗，爲我儕今日之鑒戒。……我在普及全世，繼續生長之基督教研究中，得極大之希望。」此乃穆德博士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基督教大會所說之言也。此篇之作，乃欲稍有助於穆德博士所鼓吹之研究，「繼續生長之基督教」之最高表現，乃在平各地基督徒，創造之人格，彼等用其生命來續完記載耶穌升天後之言行之未完之使徒行傳。

中華教會之自立，及自己負責之覺悟之迅速生長，與及彼在劇烈窘迫中之堅固不搖，「飲水思源」，令我儕想及下此基礎，使此名貴之建築得以成立之先進者。由於使我儕之時代成爲偉大之較廣闊之眼光，及較豐富之歷史知識，我儕承認中國改正教

會之建立者，早已尋得某種有價值之材料在彼等之手上。中國人亦是上帝之子女，上帝斷不會不在彼等心中遺下彼自己存在之證據。孔教經典亦能引導讀者趨向基督。此種經典助中國人用彼等民族之特長來解釋基督之福音，正如柏拉圖無意中爲基督教在希拉化之羅馬世界中預備基礎。雖然在本書中，曾多次向佛教作嚴刻之批評，但梁發先生之早期信仰，有數點實爲彼後日接納基督教真理之準備。回教教徒，及一部分猶太移民，曾與景教徒及天主教徒同向中國人作證一神之真理，而此種真理，中國古代之哲學家已稍有所見矣。除西安府石碑之外，景教在中國一定仍有許多遺跡，雖或模糊暗昧，難以指實，然其必有，殆無可疑。此外羅馬教會將十字架之福音，宣傳於斯土，屢經窘迫，幾瀕於危，卒能固立不移者又已數世紀於茲矣。所以改正教傳入中國之時自然根據此數種材料建立基礎。

在改正教的先進者中，馬禮遜先生自然永居首席。彼充滿靈感之生平，已久爲全世基督徒所知，但其華人同事梁發先生之生平則知者甚少。梁先生乃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當全國人反對基督教之時，而彼獨敢自承爲基督徒，則可知其人非爲尋常

之基督徒。此其生平之所以應爲多人所知也。今中華基督教會已開始注意其自己本身之歷史矣。在今日民族自覺發達之時代中，凡中國之事情，皆因屬於中國而得一種新價值。而當此人皆如此注意本色教會之際，一個中國基督徒先進者之生平研究，應有最高之價值，又何況此人之信仰，曾經過長期孤立與嚴酷之試鍊，而仍能堅立不搖者乎？

所有認識梁發先生之人，都不幸在有人立意爲梁發先生作傳之前已經去世。關於彼之工作之華文稿件，可用者甚少。而彼所作之傳道小書又久已絕版矣。所以後進之中華基督教會，不得不賴英文稿件以編出其會父之生平。距今十五年前，在廣州河南梁發先生之故宅中，仍存貯有梁發先生之文件及書籍之本箱一具，但經一九一五年大水之後，此文件已散失無存，祇幸而保留該宣教士之畫像一幅，及他所利用之一八一三年在廣州出版之馬太福音一部而已。至於英文材料之可靠者，則在近十年來已向各方盡力搜集，現已足供著作此書之用，但作者仍甚欲讀者能賜以更詳盡之材料也。

梁發在乾隆五十三年即西曆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生於廣東廣州府西南七十英里之高

明縣。他出世時，馬禮遜先生年方七歲，正在英國之紐口客斯爾上學讀書。一九二十年有十萬人口之高明縣中祇有基督徒十人，由此事實，可見西國傳道會，與中華基督教會，對於此中華第一使徒是如何忽畧與冷淡矣。梁發之父母在三洲司古勞村居住，彼等皆貧樸村人，大抵以農爲業，因家貧之故，至其子十一歲時，始能令之就學。梁先生之童年生活，我儕無可稽考，祇能想像出彼在山側牧牛，林中掇拾柴薪，或在關心耕耘之田裡，及陳設單簡之家中服務而已。在此時期中，必充滿足以範成他性格之影響與事故，以副其在成人後，之奮鬥與成功。正如名哲曰「生命之書無有緒言，每頁皆實事之一部，且祇要我儕善於尋繹，則每頁皆可尋出重要之片段在其中。」故我儕可斷言童年之環境，實與個人人格之構成，實有莫大之關係也。

孩童十一歲方在村塾就學，實需絕大的勇敢，因多數孩童，皆在較幼小之時開始讀書，故塾中同年之孩童，一定已經較彼多讀許多年書矣。但誠懇尋求學問，是中國人之特性，故足以破除一切阻礙耳。據說梁發是先讀三字經，然後繼續在村塾四年，讀畢四書五經及聖諭。於是他對於中國豐富之典籍，遂有相當之涉獵。而建立彼一生

工作所不可少之文學基礎矣。孔教高尚之倫理，與及忍耐，禮讓，勤苦，服從，克己等訓練，皆在後日結出美果。當人披閱梁發先生之日記及其致倫敦傳道會書，見其字畫端正美好，未有不念及童年導彼學習之教師者也。當時教育與宗教亦不分離，在每晨未從事工課之前，學生必須在聖人神位，及教師面前各作三揖。使彼後來成爲誠信之基督徒之深厚宗教天性，此時已在宗教程度較低之家庭，廟堂及學校禮拜中逐漸發展矣。卽如保羅云彼等皆引彼歸基督之塾師也。

古今偉人多自貧苦之家庭中興起，而上帝在彼等童年之時，已無形中爲之預備一切，梁發先生其一例也。彼名爲「發」，「發」者遣也，正如施洗約翰自入世時已爲「上帝所遣之人」矣。又如以賽亞書所云「我以名呼爾，爾雖未識我，我已稱爾名」矣。名者又云「一個基督徒人格之成就，似乎上帝在數世以前，已經動手預備，爲之積累家風世德，及所謂「世襲之恩典，」使時期一至，則可以在此積累之上，迸出基督徒人格矣。

第二章

梁發自離開學塾之後，即來省城自謀生活，由此可見彼之家鄉如何困苦而此人之自立精神如何發達矣。我儕如今閉目一想，仍可想見一個少年，將幾件衣服捲入被內，而外面用草蓆包之，負以赴渡之情形。此時彼年十五歲，正是心志未堅定之時，而遠離父母，故鄉，童年伴侶，遠適他邦，實非易事。當日搭船之人，必然不能預度，此小小村童，正是在在建立改變中國人之生活之機關之基礎乎？舟行一夜，翌晨便抵省城，舟經河南洲頭嘴之際，此童遙望省垣，第一次與西方世界接觸，因當時在珠江沿岸，洋行櫛比，而洋行之前又有一西洋式之花園也。洋行之數共有十三，其中十二為西國商人所用，而其一則中國商人之所有也。經過西濠口後，又有樓房多座，此則為中國洋貨商所用，此等洋貨商須負擔保外國商人無越軌舉動之責焉。

此時是一八零四年，正馬禮遜上書倫敦傳道會請願來中國傳道。并附以「求上帝將彼置於此困難最多，及從人類眼光看來最難成功之佈道區域中」之禱文之日，中國

仍未有改正教也。此禱文果被允許，而馬先生果被任來華傳道。梁發先從事造筆之業，但不久棄去而改習雕板。他在一業師之下繼續學習四年，年復一年，彼之手段遂更爲純熟矣。此項工藝，不但後日對於初期中國教會工作，甚爲有用，且同時加增其文學知識，使彼可爲範圍較廣之著作家和傳道者。各事皆由一較高之業師，在冥冥中爲此藝徒預備妥當，使彼可從事一種特殊之工作矣。

當梁發從事此業之際，馬禮遜先生於一八零七年九月七號至廣州。來時英國船舶皆不願載之，因恐介紹一傳道者來中國，將於彼業經商機會有所阻碍也。彼遂不得不先往紐約附美國船而來。當時中國政府嚴禁基督教之傳入，而彼本國人又皆不欲彼來，既爲中國人所反對及懷疑，同時又爲澳門之天主教葡萄牙人所困迫，但此人仍深信彼實爲上帝新遣來中國傳道之人。在紐約時，某船主以冷諷之言問之曰：「馬禮遜先生，汝誠以爲汝能感動拜偶像之中國人乎？」答曰：「先生不然，我以爲上帝能之耳。」於是彼遂在此信念之上，開始彼之工作。二年之後，因彼熟諳中國文學，東印度公司遂聘之爲翻譯員。彼接受此職，因在該公司保護之下，彼可以翻譯聖經爲華文也。

梁發之母死於一八一零年。彼被召回高明奔喪，以前大概每年清明及新年之時回家一次。彼現已離學徒生活而爲一正式工人，彼已能自己賺錢，而彼所賺之錢，一部分是寄回家中養家。此時彼已二十一歲矣，但仍未娶妻，此事亦足證彼家境之貧困，因此時中國人大都早婚也。大概彼歷來積貯之錢財，大部分已在母喪時用去。喪事畢後，梁發遂再回省城工作。

回省之後，此青年雕板者，因其手藝來，與馬禮遜先生有接觸之機會。在人眼看來，此種會晤不過偶然，但其實乃由神旨所定也。梁發當時是離十三行不遠之某印刷所中之一個工人。一八一零年九月，馬禮遜先生之聖經翻譯已達到可以開始付印之程度。他欲先印使徒行傳且印一千部。此使徒行傳並非全是新譯，乃基羅馬教譯本之改訂而已。此書付印是由馬禮遜先生之華人助乎蔡老顯經手，彼後日自承承印此書曾較普通價目多取二三百元。每部使徒行傳須印刷費五角，而後日印金部新約，所費也不過如是耳。蓋當時印刷工人承印此書誠是一種冒險之工作，故多取以資彌補此不足爲奇。

此事經過不久之後，清廷頒布禁止基督教之上諭，內有云：「自此之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洋名，擾亂治安者，應嚴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洋名（洗禮也）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無怪乎當日印刷工人多索工值，然後始肯代印基督教書籍矣。此次所印之使徒行傳，亦用一條假書簽以圖掩飾。我儕深信此次騙取馬禮遜先生書價，梁發必不與其事，不然馬禮遜先生日後必不再如此信任矣。在此種危險情況之下，彼仍欣然助外人印刷書籍，於此可見他爲人之勇敢與富有自主精神。在一八一及一八一二兩年間，馬禮遜先生曾將路加福音及新約書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書籍，之雕刻及印刷概是出於梁發之手也。

一八一三年馬禮遜先生志同道合之同事米憐先生夫婦來華，稍慰馬禮遜先生夫婦（因當時彼已結婚矣）之岑寂。但彼來後，亦如馬氏初來時一樣爲澳門之葡萄牙政府及廣州之政府所反對，不許其在華地居留。數月後，米憐遂離廣州往南洋群島爲中國傳道事業，訪尋一安全之中心點。回廣州後獻議馬氏在馬六甲設立中心機關，而將教

育及文學工作移往此處開辦，而馬氏實已久有此心矣。馬六甲與新架波約距離一百英里。又鄰近華僑甚多之東印度羣島，又爲中國印度交通之大路，氣候宜於居人，而此地之英國政府又同情於基督教。

梁發常被誤認爲中國第一信教之人，但在馬禮氏及米憐之來往函件中，實已清楚表明其不然矣。中國第一位信徒乃蔡亞高，是上面所說之蔡老顯之幼弟。當馬禮遜來華後第一年，蔡高年方二十一歲，時來馬氏家中聽彼講耶穌，但不能明也。後來其兄僱彼監督雕印新約之工。馬禮遜先生華語稍佳之後，遂常來馬氏家中敘集，覺甚有趣味。一日亞高以偶像數具示馬先生，說彼已信耶穌，而接納宣教士所傳崇拜偶像之虛假。一八一二年九月八日蔡高求馬禮遜先生爲之施洗，但求不使其兄得知，彼是甚願意受洗云，其父則於蔡高十六歲時已經過世矣。亞高情性甚劣，常與其兄及他同伴口角，故馬禮遜先生以爲彼不如離去其職務。彼性情雖如此暴戾，但每禮拜必行數里之遙，至馬禮遜先生家中敘集，從不稍爽。彼漸養成祈禱之習慣，而自覺對於親友等未盡其應盡之責，及自己性情之不佳。因他似乎有真誠改悔之心，且寫出之信

仰志願書，亦令馬禮遜先生甚爲滿意，馬禮遜先生遂決意爲之施洗矣。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彼在澳門海濱某小山山側之泉水中受洗。蔡高此後繼續嚴守彼之信約以至於死，他死於一八一九年。

有人證蔡高後來爲天主教徒，詎其妖言惑衆爲香山縣官將彼監禁在獄中瘦斃。但馬禮遜函件中未有說及此事。三年後卽一八二二年，其長兄亞顯亦信耶穌且請馬禮遜爲之施洗。馬禮遜與彼信道是出於真誠，但如今却不見有彼受洗之配錄。蔡高有弟名亞三亦爲馬禮遜先生所僱用彼且亦信福音焉。

當馬禮遜先生遣米憐先生往馬六甲建立機關時，馬禮遜以新約木版多組與之帶往，且僱數名印刷工人與之同行，而梁發先生其一也。彼竟肯飄洋過海，隨一外國人以遠適未知之國土，於此我儕又可見其爲人之心志是如何堅強矣。彼等在一八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放洋，在海中行三十五日始抵步，由此可見當時船行之慢矣。

第三章

梁發抵馬六甲後，不久遂成一熱心慕道者。此事實不足爲奇，因彼如以前與馬禮遜先生之個人接觸，及彼雕新約書板時，由於書板中所熟悉之真理，對於彼之心，必不能全無影響者也。我儕幸而仍能尋得梁發自己親筆之敘述，說明彼之所以立志信從耶穌之原因。彼曰：「我未信救主之前，雖然自己知有罪，但不知何能獲赦。我每逢朔望必往廟裡參神，求神保佑，但我身雖拜神，而心則仍懷惡念。說謊及欺騙別人之念，永不能離我之心。後來我與某傳教士同往馬六甲，彼常向其家人宣傳由耶穌而得救之教義。我雖參與彼之敘會，然我之心實不在也。有時我看彼等之聖經，且聽彼解釋，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義。當我聽聞傳教士勸人不可拜偶像之時，我常曰：「此真是一種新奇宗教。照彼所云，則元寶，腊燭金花，冥鏹，皆成無用且是罪過矣。我恐佛祖將因彼等褻瀆神明而降罰於其身，我欲彼等此時仍能宣傳此種宗教不能。」數月之後，有一僧從中國來，住在附近之觀音廟中。彼常來訪我，我問彼我要如

何方得罪赦。彼答曰：「每日皆誦真言，則往在西天之佛將赦爾全家之罪矣。如人能佈施錢財與僧人，請彼爲之念經，則來生可托生富貴之家，且不至受地獄之苦」。我聽此言時，心欲爲一佛教徒。此僧贈我佛經一卷，囑我每日讀一回。說如我能念之一千遍，則以前一生罪過，都可能抹除矣。此後我遂每日背誦此經，但一日晚間獨坐時，自覺生平犯罪甚多，實非袖手不行一善徒然念經所能獲赦也。

同時我又聞傳教士等由耶穌而得罪赦之說，在閒暇之時我又自己查察聖經，見經中嚴禁不潔，欺騙，拜偶等罪過，於是我想：「此是一部勸人離惡之好書。而此書之教訓又得耶穌之異迹以爲証明，此書必爲真經無疑」。此後我遂留心聽人解釋聖經，而安息日讀經時亦更爲注意，而且求傳教士爲我解釋之矣。我問彼耶穌替人贖罪究有何意。傳教士告我耶穌是上帝之子，被遣入世爲人罪受苦，使所有信之者皆得拯救。因我自覺是罪人，我遂問彼如何方能得赦。彼答曰：「如你肯信耶穌，則上帝將認汝爲義子，而在來世賜爾以永生矣。」

「同房後我自念我是一個大罪人，如不賴耶穌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於是我遂

決志爲耶穌之門徒而求受洗矣，」

以上是最有價值之個人證道譚。梁發是富有宗教天才之人。彼深覺其所負之道德責任，及自覺爲一有罪之人。彼誠心欲在佛教中尋救免之道，但不得安慰。在彼靈魂中，久有欲與公義且能令信耶穌之人稱義之上帝復和之念。彼卒在耶穌基督中尋得到上帝，最後之真理，及勝利之生活之路。

梁發之悔改信主，無如是仍有別種原因，或連彼自己亦不知，或知而忘述及。彼被僱雕刻米憐牧師所著之「救世者之行真史記」之板本。此超人之傳記，用最簡明之華文寫出（米憐先生來華不久，已熟習華文矣）對於雕版者善感之心，必大有影響無疑也。四福音之斷片敘述，常不能與人深厚之印像，因不如有關歷史與地理背景，且附詳細之解釋之系統故事之能使人更認識耶穌之真實與價值也。又何況初期翻譯之新約，因文體之生硬與缺憾，奇怪之人名地名與職名，加以與當時習慣不同之教訓，令此書成爲十分難讀乎。米憐氏之書却並無此弊，因彼不須爲譯文之準確而犧牲句語之流利也。故此系統之耶穌傳必最感動梁發易動之天良及尋求真理之心無疑矣。

但我儕勿忘此印刷工人所讀者實不祇米憐氏之書而已。蓋彼曾讀此傳教士自己用人格來翻譯之耶穌傳也。彼恒在此傳教士家中作客，在此，彼初次得見基督化之家庭生活。天真之兒童必能吸引此孤寂之人，尤以米憐與彼結伴經馬六甲時在途中所生之雙生兒，得其寵愛。彼每日參加所有家人僕役皆須參與之家庭禮拜，且慣聽此屬神之人之祈禱。在米憐傳中曾記下一件如此之事：當彼第一次在倫敦傳道會之蘇格蘭委員會前請求來華傳道時，衆委員皆恐如此一粗魯之少年，不堪作來華傳道之工，但一經聽見彼祈禱之後，衆人遂皆確信其能當此職矣。

天父之聖靈，在一切人爲之影響之上，及運行於一切人爲之影響之中。彼救續之計劃是包括彼在中華之兒女。彼選任及預備一人使之建立在此地之天國之基礎。

第四章

梁發受洗之時日，之所以能清楚記在中華教會之記錄之上，我儕應常感謝，因當時之情形是如此感動米憐牧師之心，令彼遺與我儕以此事之詳細記錄。在彼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號禮拜日之日記中說：「今日十二時我以三一神之名爲梁公發，普通稱梁亞發，舉行洗禮。此禮是秘密在傳道所之一室內舉行。未施洗之前，曾經小心與彼作莊重之談話，教導彼且爲彼祈禱，以預備彼接受此神聖之教儀。此種工作曾繼續用去頗久之時間。知彼實決心欲爲一基督徒，我遂爲之行洗焉。我希望彼思想行爲之改變，是由於真理之影響，但除上帝外誰能知人心乎？我曾私下向彼提出數問題以試驗之，並爲之作一本適於求受洗禮者所讀之問答，交彼閱讀，且囑彼逐條想過。彼是廣東省人，年方三十三歲，未有家室，除一父及一弟外，並無其他親屬。彼能讀普通書籍，但祇受過普通教育。爲人性格堅定，且有節儉之習慣，其性情並不如其他中國人之善於應酬及吸引別人。彼從前是剛愎，固執，且有時是頗爲令人討厭之人，但後來却甚少